

# 平安醮

(罗村梦忆之二十一)

□ 罗嘉许

醮，是祭祀，起源很早。《竹书纪年》上说：黄帝巡游洛水，见河中有很大一条鱼，以为是神物，于是宰杀麋、鹿、羊、兔等“五牲”作祭，求神庇祐。后来经道士演化，成为民间的一种请神祈福驱邪的法事。

这种法事，罗村人叫做“平安醮”。打平安醮的时间在仲春之节，此时春气上升，万物萌动，农事初兴却又易染时疫，故有平安之醮，具体日子则由道士选定。

打醮这天执事者很忙碌，打扫厅堂、借搬桌椅、摆案几、设神位、供三牲、斋酒以祭。另在大厅右边用三张八仙桌垒成品字形，作为过关的关口，中间悬挂一小红布障子为“关门”。还要紮一只很有样子的稻草船，船身三尺，前有风帆，中搭两篷，后边插一个头戴笠帽身着蓑衣，手中执桨的梢公，船舱里设几、凳等杂物。稻草船搁置在厅门口稻坦边的木条凳上，下边放清水一盆当作江河。

道士也很忙，把几天前用红朱笔画在黄表纸上的天书符录，挨家挨户贴在大门上，不可漏落一户。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跟在道士后边，一方面是看稀罕，一方面也帮些忙，比如他登高时就搬凳子、递浆糊，或者提醒他家门上还没有贴符录，道士也很乐意这样的配合。

这些安排妥当之后，道士头戴道冠身穿大红道袍，左手执笏右手持铃，在大厅中诵经拜忏。在这场法事中，我记得众人最关心也是最热闹的是“过关”。以往见识少，对某些自然现象不理解，稀则奇、古则怪，不知所由，不解所化，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，疾病临头认为是天谴，不育者甚多。听长辈讲：村中有一妇女，婚后生了十七胎，无一存活，到头发白了，天可见怜，才养下第十八胎这个儿子。所以远离疫疾，祈求安康，是村人共同的希望。因之，当法事进行到要“过关”消厄时，大家相互招呼，年岁稍大些的孩子，连蹦带跳，到深远的巷子里去高呼大喊：“过关了，过关了！”众人闻声俱至，连幼婴的母亲也抱着正在吮奶的乳儿，匆匆赶到祠堂里来。

这时，道士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用朝笏撩起垂在“关门”上的红布障子，示意关门已开，于是大小孩童，抱婴的母亲和有些认为自己命运不大好的人，一个接一个，从那八仙桌搭起来的关门穿过，完成“过关”仪式，了却一场心事。

下午的活动是驱邪。

聚德堂的祠堂大门北向，门前有一小平台，一座依门墙而建的亭式台门耸在平台之上，其下是七级石阶，笔直的村道，居高临下，美观气派。法事就在这亭式台门里临时搭好的坛上进行。各种物事一切如仪，午后申时道士登坛作祭。

我小时候最感兴趣的是驱邪赶鬼那一节。当道士经咒念歇，法坛上醒木三拍铃声骤起并跳下坛时，守候在稻草船边的我的堂叔“老糊哥”，立即一手托起草船，顺势抬起一脚，踢翻搁船的木凳和凳下边那盆清水，打一个响亮的呼哨，朝村口方向快步跑去，他的后边是青少年敲得震天响的锣声，和嘈杂的呼喊声，跑出村子穿过凉亭，下到溪滩里在与板坞溪交汇之处，把那载着村中一切不祥的稻草船，明火点着放入湍流，让它随火而净，随流而远，随之而灭。

# 山苍籽

□ 谢建萍



老家胥源一带的山里有一种落叶树，树干光滑，灰褐色，小枝细长，绿色，叶，椭圆状披针形或卵状长圆形，上面绿色，下面灰绿色，这种树的枝和叶闻起来有一种芳香味，村里人都称它“香秋籽”。它的学名不知，直到前些日幸遇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乡罗老先生，方才知悉，这种树原来叫“山苍籽”，也称葶澄茄，或山胡椒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山林还属集体所有，村子周围绵延的山岭除了种植大片大片的茶园外，还遍植着这种山苍籽树。入夏，整个山苍籽林随风翻动，绿枝摇曳。

山苍籽不像一般的树木那样春开花、秋结果，它的花期特别长，从每年的11月至翌年4月。当大部分落叶树脱去叶子进入休整的冬天时，山苍籽的枝干上却开始蕴育春天，细枝上悄悄地生出绿色的小花苞，然后慢慢地由深绿到淡绿，最后变成浅黄。待到第二年春天，枝头还没长叶，她就开出了亮黄细碎的小花，密密集集地挤在枝条上。

盛夏时光，山苍籽开始成熟，每一粒果直径大约4—5毫米，油绿发亮。这时候，村民们就上山采摘了。山苍籽可用来提制柠檬醛，供医药制品和配制香精等用。

胥源深处，像其塔、浪源、大横坞、大珠等村子，都种植山苍籽，每到盛夏，他们都会雇用大量外来劳力采摘。这是一种令人心仪的打短工方式，一是时间短，半月至二十来天；二是报酬及时，采完即付，成人每天一元五角左右，半

劳力八角一天，明显要高于生产队计工所得，也有的村论采摘的斤两多少算工钱的，一个假期下来，可获工钱二三十元。于是，一到暑期，我和发小凤都被父母悄悄地支使到外婆家——大珠村去打短工。

大珠村山连山，岗挨岗，岭上坡地都是山苍籽。每天一大早，带着外婆准备的午餐出门，跟着小阿姨和外来务工者，今天爬东山，明天爬西山，甚至登上了桐庐、建德、淳安三县交界的最高峰，足迹几乎遍及大珠村所有山岗坡谷。遇生产队休息日，也不舍得休息。当时生产队的收购价是两角钱一斤。记得有一次爬了一整天，才寻到一株野山苍籽树，幸好那一树结籽多，光一株就采了九斤籽，一天收入一元八角，是大工钱了。

为了多采几斤山苍籽，我和凤都冲到大家的前头，因此时常招来村民责怨的目光：“你们枫坞口人都到我们大珠来赚钱？”这话深深地刺痛着我们年少脆弱的心。在那个外出打工赚钱让人觉得羞愧的年代，我们常常躲在山苍籽树影里，一边采摘一边噙满泪水。经历一次次投射过来的目光，也许还有被我们误解的关心，自尊心再也承受不住，未等采摘期全部结束，就和凤趁天麻麻亮，悄悄逃离了大珠村。

又是一年盛夏，胥源山林里的山苍籽应该挂果累累，如今却荒弃得再无村民上山采摘，可烙在记忆深处那些亲切、美好而略带伤感的印记会被重新翻起，虽有辛苦，但更有美好。

禁止非法活动



停止不文明行为



将文明风尚进行到底



加快建设美好家园步伐



弘扬文明新风，建设美好家园

